

华夏60年文学精品丛书④

寡妇·白豆(上)

总主编◎祝谦 本卷主编◎陈柏中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华夏60年文学精品丛书④

寡妇·白豆(上)

总主编◎祝谦 本卷主编◎陈柏中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寡妇·白豆：60 年长篇小说选：新疆卷：全 2 册 /
陈柏中主编. — 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
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13.11
（华夏 60 年文学精品丛书）
ISBN 978-7-5469-4438-8

I. ①寡…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7908 号

责任编辑：高雪梅
书籍设计：党 红
排版制作：李瑞芳

华夏 60 年文学精品丛书 寡妇·白豆(上册)

总 主 编	祝 谦
本卷主编	陈柏中
出版发行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5 号 830026)
总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52.25
字 数	8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4438-8
定 价	198.00 元(上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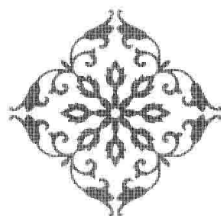
目 录

巍巍格林山	柯尤慕·图尔迪(001)
白 豆	董立勃(269)

巍巍格林山

柯尤慕·图尔迪(维吾尔族)

郝关中 译



第一章

一 惶 惑

1942年的迪化^①，迎来了晦气的春天。整个城市依旧埋在深深的积雪中。有好几个月了，人们不曾看到灿烂的太阳从博格达峰头升起。天空被乌云和铅灰色的雾霭笼罩着，街道里满是一堆堆肮脏的雪，路面被行人踩得光溜溜的，一不小心，就会滑倒。寒风夹着雪片呼啸着，冬天老人似乎还不想离开这儿。

哈希木大叔和麦西莱甫互相搀扶着，跌跌撞撞地走在老城隍庙后面的洼地里，好不容易才从深深的雪坑里爬到大路上。

哈希木大叔感到头晕、恶心，身上越来越没有力气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着，不时地用手捂着嘴，断断续续地咳嗽着，一面躲过麦西莱甫的视线，把咯出的血痰用脚踩进积雪里。

他勉强撑持着身子，闭上眼睛，默默地站着。忽然想起刚才发生的事情，不由得深深叹了口气，低垂下了头。这争议他感到惶惑不解，使他最后的一线希望也化成了泡影。他感到自己仿佛掉进了无底深渊，眼前一片昏黑，禁不住双膝发软，跪倒在被寒风吹得光溜溜的坚冰上。

麦西莱甫用腰带擦去沾在他父亲嘴角上、胡子上的血渍，用手掸去父亲身上的雪污，他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安慰可怜的老父，只是一个劲地在父亲身旁打转转，好似扑灯蛾围着灯火飞旋。不一会儿，他提心吊胆地向四周看了一眼说：“爹，我们走吧。”

哈希木大叔没有吭声。静默片刻之后，他忽然举起双手，把干柴般枯萎的面孔朝向天空，痛呼道：“真主啊！”

呼声那么虚弱，却充满了愤懑。麦西莱甫浑身战栗，对父亲说：

“爹，我们走吧，再别找那个督办^②啦，让他天诛地灭吧！”说着，他系紧了父亲粗

① 迪化：当时新疆的首府，即今乌鲁木齐。

② 督办：指当时新疆的边防督办兼主席盛世才。

褐外衣的领口，“爹，让我来背着你走，我能背得动。你就答应我吧，让我把你背到旅店里去，找点热汤给你喝。”

哈希木大叔把右手放在麦西莱甫的肩头，久久盯视着他的颜面，仿佛好久没有见过似的。大叔吃惊地发现，麦西莱甫的眼睛，像两个即将爆发的火球，闪烁着愤怒的光焰。他还从来不曾观察到孩子身上的这种迹象。

麦西莱甫刚刚跨入十六岁的门槛，身板结实，面色通红，寡言少语，富有耐力，俨然一个大小伙子了。饥饿，贫困，分担父亲的不幸遭遇，使他过早地摆脱了顽童习性。他的衣着十分单薄，头上戴着紫羔皮沿边的旧皮帽子，身上穿着索索吊吊的破皮袄，脚上穿着一双空前绝后的破皮窝子，裹脚布也露在外边。这样的穿戴断不能抵挡迪化的严寒，但他却满不在乎，一直鼓着勇气，显得精神抖擞。

“爹，咱们快离开这儿吧，让我来背你。”

哈希木大叔把视线从孩子的脸上移开，嘴角颤抖着，眼睛里滚动着泪珠，轻轻叹一口气，冷冷地望着城隍庙，望着积雪的洼地，望着督办公署的黑色大门和站在大门口像泥偶般僵立的八个卫兵以及在大门附近游来荡去的探子们，脸上露出失望、屈辱和愤怒交织的神情。麦西莱甫又在催他了：

“爹……”

“呃，孩子，好吧。”哈希木大叔握住了麦西莱甫的手臂，“让我自己走吧，我能走得动。”

父子俩踩着坚冰积雪，跌跌撞撞地向自己落脚的车马店走去。当他俩走到省银行大厦前的时候，忽然从大十字方面驶来一辆鸣着警号的吉普车，吉普车后跟着一辆小轿车，像只硕大无比的黑色甲虫在蠕动。小轿车之后，又是一辆护卫的吉普。

人们熙来攘往的大街，顿时变得一片沉寂。车辆过后，这种死寂阴森的状态仍然保持了好大一会儿。

麦西莱甫拧着眉头，眼睛里流露着惶惑的神色，望着远去的小轿车对父亲说：

“是督办老爷。盛督办就在那车里。”

哈希木大叔没有吭声，只是深深叹了口气。

为了寻找救星，以求解脱降临在自己头上的忧愁和烦恼，哈希木大叔离开自己的故乡已经快六个月了。当时，人们给他出主意说：“到迪化去找督办大人吧，也许他能够主持公道，体谅你的苦衷。”

哈希木大叔心想：“常言说，‘真主夺去了瞎子的眼睛，却没有夺去他手中的拐棍。’又说：‘绝望只能使魔鬼高兴。’让我鼓一把劲，做一番最后的挣扎吧。”于是，把仅有的两间破房卖了五块大洋，作为盘缠，经过长途跋涉，尝尽了颠沛流离之苦，终于来到迪化，打听到了督办公署。他满以为只要能见到盛督办，自己的心病就会得到

医治，苦难就会得以解除，因而，在他心头闪现出希望的亮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那企求得到“救星”的恩典的希望却变得越来越渺茫了。几天来，他日日来到督办公署门前，顶着寒风，忍着饥饿，像缩头缩脑的流浪汉一样，在门口转来转去，向门卫们百般哀求，始终得不到见督办老爷的机会。

“真主啊，谁能体察我的痛苦呢？”

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偶尔有两个好心人对他安慰几句，也不能使他破碎的心得到平静。

今天一大早，哈希木大叔和麦西莱甫又出现在督办公署门口。大叔心想，：“俗话说，‘舍不得性命，得不到情人。’与其像丧家犬一样地流落在异地他乡，不如拜倒在公正帝王的脚下，碰碰运气，也许慈悲的真主会赋予他良知，使他解除我的困苦。”他已经打听明白，督办大人坐的是黑色小轿车。他在大门口呆了许久，盼望着小轿车出现。忽然，小轿车从大门里驶出来了。他一下子挺直身子，迈开大步走过去，跪在路当中，眼里泪水滚滚，双手高高举起，痛呼道：

“哎，公正帝王，督办兼主席大人，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大千世界上，只有你能医治得了我心灵的病痛……”

就在这个时候，黑色小轿车蠕动着沉重的身子，慢慢驶过来，车头顶住了哈希木大叔结满冰霜的胡子和瘦骨嶙峋的胸脯。

“督办大人，我们维吾尔人有句俗话：‘没有熟人的异乡人的日子，比无人照管的瞎子还要难过。’我这个不幸的老汉，为了见到你，如同受伤的黄羊在戈壁滩上颠簸了六个多月……”

突然，出现了四个戴着黑眼镜的探子，和几名穿着钉了铁掌的橘纹皮靴的大兵，他们像恶狼扑向黄羊似的，扑上去把哈希木大叔团团围住，一顿脚踢拳打，霎时间打得大叔头破血流。

麦西莱甫一面叫着“爹爹呀”，一面扑到哈希木大叔的怀里，禁不住泪水在眼圈里滚翻。他满心希望督办大人会把他的父亲从这血腥事件中解救出来。

然而，此时此刻，督办的浓眉却紧锁着，脸色显得阴森可怕，充满怒意。也许他为自己的打手们及时制止了这一突发的“骚乱”而感到满意吧，只见他挺直犍牛似的脖子，现出了胜利者的微笑。麦西莱甫见此，好似被毒蛇咬了一口，禁不住浑身直打寒战。

打手们如同拖着狗一样，在雪地里拖着哈希木大叔父子俩，向西大楼对面的城隍庙方向走去。后来，他俩发现自己呆在城隍庙后面的雪坑里。

哈希木大叔想到了这些，对麦西莱甫说：

“孩子，我们走么？”

“走吧，爹，别呆在这儿了。”

他俩走出南门，向二道桥方向慢慢走去。刚走过南关清真寺，忽然看到身穿狐皮大衣、浑身珠光宝气的一男一女，不小心在雪地上滑倒了。哈希木大叔急忙走过去，把那个男人从背后扶了起来，之后，又帮那女人站了起来，掸去沾在他俩身上的雪污。麦西莱甫把从那女人手里甩出的手提包捡了回来还给她。

“你们走慢一点，”哈希木大叔对那两个陌生人说，“雪老是下个不停，路很滑，最好是靠边儿走，愿真主保佑你们。”

“别啰唆了，老东西！”男人掸去海獭帽子上的雪，挽住了女人的手臂，突然向哈希木大叔唾了一口，“滚，他妈的！”

起初，大叔父子俩只感到莫名其妙，呆呆地愣在一边。后来，麦西莱甫突然暴怒地向那男人扑了过去。哈希木大叔吃了一惊，急忙抓住麦西莱甫的手臂。

“孩子，你忍着点！”

麦西莱甫好似一只发怒的小老虎，极力想挣脱父亲的手，向那男人扑去。那男人看到麦西莱甫眼睛里燃烧的怒火，急忙向后退了两步，猛地把脚一跺，大声叫道：“警察！”

然而，此时此刻，在这周围并没有出现警察。他那鸽子似的眼睛在四周搜寻着什么，不知所措地转来转去。突然，他恶狠狠地走过来，一把抓住麦西莱甫的胳膊。

“他妈的，走，到警察局去！”

麦西莱甫猛一用力，挣脱那男人的手。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在他俩之间出现了一个陌生人。

“哎呀，天哪，这不是张处长嘛！”陌生人挺直着身子，不慌不忙地对那戴着海獭皮帽的男人说，“张处长，你不认识我了？我是艾买提呀，不就是修火墙的艾买提，电工艾买提，流浪的修理工艾买提么。那天，您府上举行宴会，电线着了火……好啦，别提那件事了。您还有什么需要我干的活，我愿为您效劳，不必客气，只要您吩咐一声就够了。只是，眼下这件事，却是个大大的误会。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您瞧，这一老一少，衣裳那么单薄，索索吊吊的，一看就知道是从南六城^①来的可怜人。要说他们会危害什么人，谁也不会相信。送他们到警察局去干什么呢。在这冷天寒月，警察局不会收留他们。警察们能舍得给他俩提供不花钱的住房和饮食么？再说，警察局里眼下已经没有空房子了。昨天我到看守所去给所长修理火墙，看到所有的号子里，犯人关得满满的。”

张处长皱起了面孔。不知是对艾买提的啰里啰唆感到厌烦了呢，还是对像黄蜂

^① 南六城：泛指新疆南部地区。

一样蜇人的寒风感到不能忍受了呢，只见他用那鹧子似的眼睛向麦西莱甫瞪了一眼，挽起他太太的胳膊走了。

哈希木大叔用腰带揩去张处长唾在他脸上的屈辱的口水，自言自语道：

“罪过，真是罪过呀！他为什么要唾我呢？而且他唾的是一个白发苍苍的六十多岁的老人，一个心灵受了创伤，心里充满苦水，在人世上颠沛流离的可怜的异乡人！真是怪事。我也是个人呀，为什么要唾我呢？”

这时，艾买提安慰哈希木大叔说：

“大叔，不要生气了。你总算摆脱了他。他是个大官，是政府的红人，掌管着从安集海到独山子的炼油厂的大权，大名鼎鼎的建设厅张处长就是他。他的家就住在那个旮旯巷里，多么豪华的公馆哪。这周围的警察们，个个都是听命于他的走狗，他完全可以让你们把你关起来。你的好心干他们什么屁事呢。走吧，别呆在这里啦。俗话说，‘先进餐，后言谈’嘛。到二道桥去，我先请你们饱餐一顿，有话以后再说。”

这艾买提，年约二十五六岁，身板挺直，身子骨结实。沾满油污的羔皮帽，蓝咔叽布的棉工人服，短靰鞡纹皮靴，为他增添了独特的风采。他的一双浓眉连在一起，颧骨微显突出，麦皮色的脸上闪耀着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

哈希木大叔和麦西莱甫，不知对艾买提说什么好，只以惶惑的眼睛望着他。

二 在理发铺里

二道桥向来是省城迪化最热闹的市场。在这里，客栈，澡堂，理发铺，商店，饭馆，饕坊，肉铺，卖包子、烤肉、羊杂碎的小吃摊，一家挨着一家。和榆树林相连的河滩，是人力市场，年轻的短工们，老年的脚夫们，铁匠们，泥瓦匠们，石灰匠们，修理工们，各自带着干活用的工具，在等待着主顾。这儿还有清真寺、酒馆和赌场。绚丽夺目的和田地毯，莎车、叶城的薄皮核桃、阿月浑子、巴旦杏，喀什的金银首饰、丝绸，香气扑鼻的阿克苏大米，库尔勒的香梨，库车的鞍具，英吉沙的镶金嵌玉的小刀，吐鲁番的西瓜、甜瓜、葡萄，伊犁的骏马，阿勒泰的肥羊，在这儿都能找到买主。从早到晚，这儿人流不断，生意不停。

艾买提请哈希木大叔父子俩在他熟识的一家饭馆里吃过饭之后，把他俩带到了大街上拐弯处的一家安装着玻璃、绿漆门窗的理发铺前。

在挂着门帘的理发铺门口，艾买提对哈希木大叔说：

“理发铺的主人吴寿尔伯克是个好心肠人，他曾把不少流浪儿童培养成了理发匠。我曾经给他介绍过好几个流浪儿。有些已经学会了手艺，找到了谋生的道路。也许麦西莱甫这孩子能在这儿找到个安身之地。看来，你的身体不太好，刚才你连饭都

没好好吃几口。理发铺里挺暖和，你先在里面歇息歇息。有一家人的火墙坏了，我答应给他去修，只有两个钟头的活，干完后，我马上回来，然后，再给你安顿个安静的去处。你要不嫌窄小的话，就到我家去住好啦。”

哈希木大叔和麦西莱甫，磕去鞋上的雪污，小心翼翼地揭开棉门帘，走进理发铺里。哈希木大叔只觉得有一股暖气扑面而来，好久以来，他没有见过这么舒适的屋子了。

父子俩不知该向谁问安，只是惊疑不休地望着靠墙放着的一排穿衣镜，望着睁开双腿、半仰着身子躺在白漆转椅上的顾客们。他们中间，大多是商人子弟，身着西装、留着分头的“先生”^①们和剃光头的毛拉^②式的人物。

哈希木大叔向屋里扫了一眼，不知吴寿尔伯克是哪一位。

“艾萨拉姆，艾莱昆^③！好人们，愿真主保佑你们平安！”大叔举起双手做了祝福，看着伴随自己举起双手的麦西莱甫，又默默地念了一段经文，最后道了“阿门”^④。

胖得像皮囊一样的黑麻脸的吴寿尔伯克，把手中的剃刀在罩衫上揩了揩，放在穿衣镜架上，向哈希木大叔待理不理地看了一眼，从隔板上的报纸堆里取出一个红油油的窝窝馕，把手伸向哈希木大叔。

“老人家，把这拿去吧。”吴寿尔伯克用不屑的目光望着哈希木大叔说，“好啦，就这样吧，别再念祝福词了，这儿是理发铺，不是祈祷室。哎，这不，门在那边。到了聚礼日^⑤，做过聚礼之后，你再来吧。鄙人对聚礼之后来临的光顾者，绝不让他们空手而去。”

哈希木大叔对吴寿尔伯克手里的馕，连看也没看一眼，他睫毛间的冰霜化做了滴滴泪水。

“老弟，你误会了。”大叔叹了口气说，“我们庄稼人，从来都是靠勤劳的汗水，从黄土地里取得粮食，从草原上取得肉食，从树木上取得水果。仁慈的真主给我们赐予了土地、牧草、树木。你只要辛勤劳作，就会得到给养；多劳就会多得，不劳就会挨饿。要是自己没有土地、草场、树木，也可以受雇于殷实的富户人家，我们并不以此为耻辱。只是，真主明鉴，我们从未向人伸出过乞讨的手。”

哈希木大叔的话感动了理发铺里的人，一些顾客转过头来看哈希木大叔。吴寿尔伯克现出尴尬的神情，手里握着馕，眼睛看着四周说：

① “先生”：指新派知识分子。

② 毛拉：指旧式读书人。

③ 艾萨拉姆，艾莱昆：伊斯兰教徒问候语，意为“愿真主赐予你平安”。

④ 阿门：祈祝用语，意为“心愿如是”。

⑤ 聚礼日：指星期五，或称“主麻日”。

“呃，呃，此话也有理。要不，我给你理理发么？”

“不必了，老弟，没有必要。”哈希木大叔说，“我是受一个好人，艾买提师傅的嘱托，来这儿找吴寿尔伯克的。他说，吴寿尔伯克即使无力，也会给落难之人找一条生路。”

吴寿尔伯克把手里的窝窝馕放回到隔板上，对哈希木大叔说：

“噢，你是找我来了。好吧，我在洗耳恭听。”

哈希木大叔似乎不太相信他找的吴寿尔伯克就是这个人，半信半疑地伸出双手，和吴寿尔伯克相见。

吴寿尔伯克不太情愿地握了握哈希木大叔像石头般僵硬、像煤块般黝黑的手。

“请吧，直截了当地说吧。你也看到了，我没有时间听你讲古今。”

“那好，那好。”哈希木大叔说，“让我开门见山地说吧。我是怕我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别让我这孩子流落街头，走上邪路。常言说，‘有手艺的人不会遭受屈辱’，因此，我想让麦西莱甫给你当个徒弟。”

吴寿尔伯克心想：“这不，又有一个自己找上门来了，真是我的好运气。只要他不多要工钱就行。”

吴寿尔伯克紧绷的面孔舒展开了，他走到麦西莱甫的身旁，前前后后地仔细打量一番，还察看了麦西莱甫的手臂、手心、手指，就像骡马市上的牙纪在观察牲口一样。然后他说：

“感谢真主，孩子倒不坏。看来他的胃口也不错，可别是个饭桶？”

“说哪里话哩，”哈希木大叔说，“他生就一副纯洁的脾性，只知有良知，不知有其他。我们庄稼人，都是命运的奴隶，只知道知足安命。”

“行啦，别啰唆了。他还听话么？名字叫什么来着？”

“听话，相当听话。名字叫麦西莱甫。”

吴寿尔伯克显出准备吃亏的样子，犹疑不定地说：

“有什么办法呢，谁让我是个慷慨大方、热心于抚养流浪儿的人呢。尽管在三年之内不给这孩子工钱，可也得管饱他肚子呀。”

“师傅，你就收下他吧。”一个穿着白罩衫，正在用推子给顾客理发的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插嘴说，“这小伙遭受了不幸，多可怜呀。五年前，我缩头缩脑地来到这儿的时候，也是他那副可怜的样子。他长得挺干净，让我教给他手艺吧。麦西莱甫，到我这儿来，我叫买买提江。”

吴寿尔伯克翻着白眼向买买提江瞪了一眼，然后对哈希木大叔说：

“好吧。你今天就走么？让咱们道声再见么？”

哈希木大叔一阵猛咳，接不上气来，脸色变得煞白。咳嗽平息之后，他吃力地说道：

“真主啊，那位督办大人要是能体察我的苦衷，麦西莱甫这孩子也就不会在这儿寄人篱下了。如今，我那巴掌大的一块地，我那两间破房，全都完了。”

听到“督办”这个词儿，吴寿尔伯克的耳朵当即竖了起来，眼睛瞪得像铜铃。

“什么？你是说督办么？哪个督办？”

“我怎么知道他是什么督办呢，反正大伙儿都叫他盛督办。督办不体恤我们，我们的希望像泡沫似的破灭了。”

吴寿尔伯克提心吊胆地向四周扫了一眼，神情紧张地说：

“天哪，这人都在说些啥呀，竟敢提起督办大人的名字！难道就不知道谁要玷污督办的名字，就会在铡刀下丧生么？还说什么‘督办不体恤我们’，真是胆大妄为！今天，倒霉透了，真所谓‘不痛的头上挨了三棍子’。好啦，我也不需要什么徒弟。就算我这铺子里没有人提到督办的名字，我也没有听到这样的话，诸位都看到了，我这理发铺全靠督办大人的英明政策才兴旺发达起来，我决不容许有人玷污督办大人的尊名！”

说着，吴寿尔伯克气势汹汹地走到哈希木大叔面前，鼻孔朝天，毛发倒竖，恶狠狠地说：

“请吧，请离开这儿吧。还站着干什么，门在那儿。”

这时，又是买买提江插话了：

“师傅，快别那样。我就是个孤儿，就让麦西莱甫做我的弟弟吧。你不是常说么，关照异乡人比到麦加去朝圣更有功德。别那么做了，功德会离你而去的。麦西莱甫待在这儿，一点也不会加重你的负担。”

“不行！”吴寿尔伯克执拗地把手一甩，“这人竟敢对督办……”

不料就在这时，哈希木大叔一个趔趄，摔倒在地，头撞在门框上，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嘴里先是冒着白沫，接着吐出一口口血块。

麦西莱甫叫了声“爹呀”，扑到哈希木大叔的身上。买买提江撇下手里的剃刀，急忙走到麦西莱甫身边。顿时，理发铺里一片纷乱，等着理发的顾客们也都涌到了哈希木大叔身旁。

刚才一面理着发，一面倾听哈希木大叔和吴寿尔伯克之间的谈话的一位中年人，这时，从椅子上站起，理了理领带，穿上呢子大衣，围上厚毛围巾，挤进了人群。人们给他让开了路，围观者中的一位，以恳求的声调对那人说：

“你瞧，热西丁先生，这老人情况不妙，老在吐血，可别有个三长两短！”

“的确情况不妙。”热西丁先生说，“听他说话明明白白，通情达理，又那么有勇气，那么充满自信心，知道如何保持自己的尊严，真是个好庄稼人哪，可怜他遭到如此的不幸！快把他送到医院里去。”

这时，艾买提忽然在门口出现了。他一看哈希木大叔躺在地上，当即慌了神。当他看到了热西丁先生，眼睛里又闪现出希望的亮光。

“哎呀，这不是热西丁先生么！尊敬的热西丁先生，这父子俩，是我领到理发铺来的。刚才还好好儿的，天哪，这是怎么啦？”

“好啦，先别说这些，艾买提。”热西丁先生说着一面从钱包里抽出一沓票子塞到艾买提的上衣口袋里，“别耽误时间了，快把这位老人送到医院里。医生要救活了他，就是这麦西莱甫的福气。你们先走吧，随后我也赶去。”

艾买提轻轻地背起了哈希木大叔，麦西莱甫和买买提江从旁扶着，一些帮工的小青年们也跟着去了。

送走了哈希木大叔，吴寿尔伯克仿佛卸下了身上的一副重担，紧绷的面孔渐渐舒展开来。他向顾客们宣告说：

“尊敬的先生们，请原谅，刚才那个倒霉的老头儿把理发铺搅了个乱七八糟，让我的心里不得安宁。那些混饭吃的打工仔们也跟着走了。请诸位明天再来吧，我得关店门了。”

“没什么关系，师傅，”一位顾客说，“现在关门不是太早了吗？”

“不行！”吴寿尔伯克果断地说，“今天我倒霉透了。督办大人的耳目成千上万，别让我遇到什么麻烦。”

吴寿尔伯克透过玻璃窗，向艾买提后背上的哈希木大叔恶狠狠地看了一眼，开始做关门的准备。

三 啊，努尔斯曼，我的女儿！

在昆仑山脚下，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有一座树木稀疏的荒村，哈希木大叔一家四口人——哈希木大叔、热比汗大婶、麦西莱甫、努尔斯曼就住在这儿。全家靠着两间茅屋，一个搭着葡萄架、种满各色花草的小院，祖上留下的四亩薄田和与称霸一方的伊明老爷合伙种的十二亩耕地，日子过得虽然不宽裕，一家人却也和和气气，安命知足。

满院子的花花草草，全是由十二岁的女儿努尔斯曼一手栽培的。哈希木大叔对努尔斯曼寄托了巨大的希望，常常为她祝福说：“真所谓‘智慧不在年高，而在头脑’呀。自从努尔斯曼降生之后，我们家的生活才有了起色。有了带牛犊的奶牛，有了带羔羊的奶山羊，有了漂亮的花坛，地里也有了好收成。也许真主为我的女儿赐予了好运道。但愿她平平安安，万事如意！”

一天，伊明老爷把哈希木大叔叫去说：

“哈希木，多年来你全靠我的十二亩地养家活口，对么？”

“是的，老爷。”哈希木大叔说。

“你是我的老伙计啦，”伊明老爷说，“我信得过你。因此，今年我想给你十六亩地，跟你合伙种，你同意么？”

“谢谢您的恩德，老爷。”哈希木大叔把手搭在胸前，躬身说，“孩子们也都会干活了，地再多一点，我也种得了。”

“嗯，”伊明老爷说，“你说得有道理。我想和你商量件事情，我打算把土地归整一下，你那四亩地夹在我的大田里，就像生在瓜田里的列当^①，太不像话了。把你那四亩地卖给我吧。”

哈希木大叔听了这话，如同当头浇了一瓢凉水，浑身打起了寒战。

“你放心好了，”伊明老爷说，“你把那四亩地卖给我，我会把它连同十二亩地交给你伙种，这一来，你仍会有十六亩地，吃不了亏。怎么，你同意我的建议么？”

“不行哪，”哈希木大叔摇摇头说，“我家祖祖辈辈，已经有三代人了，在这儿仅有的就是那四亩耕地。那块地，是我的根基，是我生活的支柱。有了它，我才在老婆孩子面前有了面子。我不能卖掉它。”

当晚，伊明老爷叫来四名谋士，对他们说：

“你们要说服哈希木，让他把那四亩破地卖给我。我不愿看着别人的地夹在我的大田里。这地方几百户人家，大都靠伙种我的地，租种我的地过日子，谁也没有饿死呀。哈希木也好，别人也好，都得仰我的鼻息讨生活。我把百里挑一的好地交给他伙种，我能有什么坏心呢！”

四位谋士在二者之间来往奔走了一个星期，始终没有说通哈希木大叔，于是，伊明老爷又把哈希木大叔叫了去。

“好啦，我不强迫你，你就把你把那四亩破地像花儿一样戴在你头上吧。我再提个建议，你同意么？”

“请讲吧，老爷。”

“那样的话，”伊明老爷说，“你把多年来伙种的十二亩地买去吧，地价可由公众来议定，只是要付给我金子或银子。”

哈希木大叔叹了口气，睁大眼睛说：

“老爷，恕我说话直来直去，这不是糟蹋人么，不是向死尸乞求裹尸布么！有生以来，我还没有见过金子和银子是什么样儿，哪有什么金银买您的十二亩地呢。”

“哈希木！”伊明老爷躁了，“你放明白点，多调皮的烈马，在我的手里也会变成驯

^① 列当：一种有毒的野花，多生于瓜田中。

顺的羔羊。我说不二,要么把你的四亩地卖给我,要么你把我的十二亩地买去。”

“不行呀,”哈希木大叔说,“我实在无能为力。我的地,不能卖;您的地,我也买不了。”

哈希木大叔在威胁、恫吓、逼迫之中度过了半个月。当他第三次被伊明老爷叫去的时候,伊明老爷今天的情绪特别好。

“好啦,过去的事不提了。”老爷说,“不管怎么着,你还是我的老伙计嘛。是这么回事,眼下播种季节就要到了,对你,对我,都有难处。那十二亩地,我不想跟你合伙种了,你要愿意的话,我把它租给你,我们可以订个合同,你同意么?”

哈希木大叔沉思起来。

合伙种的条件是收成均分,盈亏同担;而租种呢,不管地里有无收成,都得按合同上定的数额交足租粮。哈希木大叔猜想伊明老爷定是心里有鬼,但是,如果他不让伙种那十二亩地,哈希木大叔一家就会断了生计,连最低的生活要求也难以保证。

“哈希木阿訇^①,老爷说的可是金玉良言哪。”戴着白色缠头巾的一位谋士,从旁劝导说,“合伙种能怎么样,租种又能怎么样呢,你该感谢老爷的恩典才对哩。要是你不愿租种这块地,成千上万的人眼睛盯着它哩。”

此话不假。哈希木大叔只得同意了。

乡里的长老们尽力做到“两全其美”,议定十二亩地的租粮为一百二十恰莱克小麦,一恰莱克以十六斤计算,总计为一千九百二十斤。这比哈希木大叔估计的要低。那块地要是种好了,可望收获三百恰莱克的小麦,大约有四千八百斤左右。

于是,哈希木大叔卖去了带羔羊的奶山羊,更新了种子;用节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一点储备粮换回油渣,和粪肥掺在一起,给地里施了底肥。经过一家四口人一个秋天和一个春天的汗水浇灌,十二亩地的麦苗长得像马鬃毛一样稠密而又整齐。

然而,到了浇灌浆水的关键时刻,农官却一再拖延,不给哈希木大叔的地里放水。致使正在成长的麦粒灌不了浆,眼看着麦穗变成秕粒,麦苗变成干草。

哈希木大叔心急火燎地跑到闸口上对农官说:

“喂,农官,你要让我活活地进地狱不成?渠我也修了,水费我也交了,没有少当过一天差,你眼看着我的麦田荒了,到底存的什么心?”

“你说得也对,”农官说,“只是,眼下正在给伊明老爷的麦田放水,也不知道他的地什么时候能够浇完。你只要求得老爷的同意,水就会流到你的麦田里。”

对哈希木大叔的痛呼,伊明老爷毫不放在心上,他说:

“你怎么一点也不懂规矩?在我们这儿,小麦只能浇一次灌浆水,先把我的麦田浇完再说。”说着,把哈希木大叔赶了出去。

① 阿訇:缀在男人的名字后,构成敬称。